

周易函書別集

篝燈約旨

卷
八七

仁德
1596
3



門 0712
冊 1596
卷 3

周易函書別集卷七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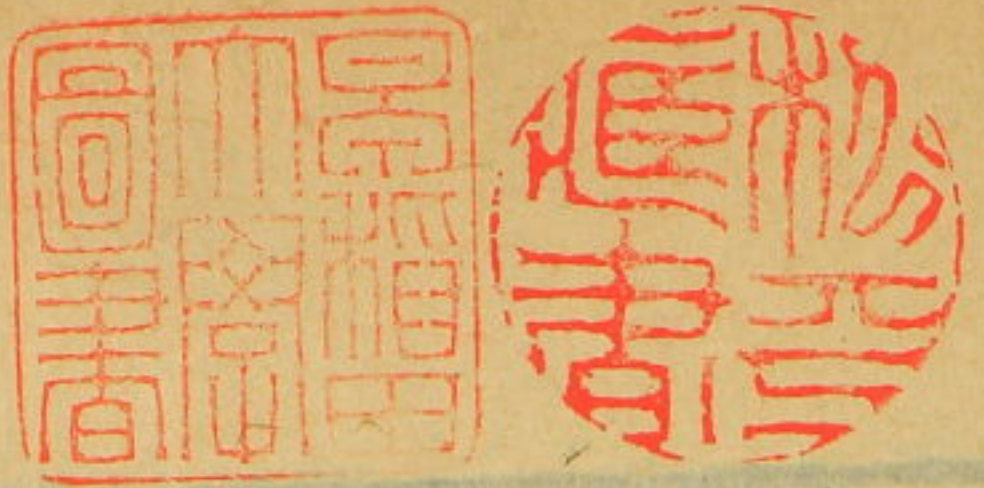
箒燈約旨一

天

天也者。太極之運體。健用之初形。性命之根蒂。人物之大原。靜正而各足。日出而不窮者也。

太極靜而天體動。太極之妙。運之斯出。資始而不匱。變化而各正者也。

太極之運也。形而上者謂天。形而下者斯為器矣。氣聚而形斯成。靈通而性始定。



太和資始於乾元。則乾中之蘊蓄可想。一元遍給而各正。則萬物之保合可想。

乾元靜而其出不測。立體之大本也。天陽地陰而往來不窮。致用之達道也。故乾坤遂言二用。

乾統天者也。天統地者也。故乾先坤後。

畏天者。觸于機而有不敢之心。敬天者。凜于微而有奉若之志。樂天者。贊于幽而涵位育之量。

統天者。虛中之包括也。御天者。靈機之妙有也。

靈者。虛之運也。虛者。靈之地也。

靈體觸響而動。天之聽也。虛機倏覺而明。天之視也。

匪虛不靈。流行者烏乎運也。匪靈不虛。成能者烏乎塞也。

日月者。虛中之靈機。風雷寒暑者。靈中之虛體也。

無思無爲之地。無所歸能。則歸其能於形上之天。

雷風者。氣之始也。水火則半氣半形者也。至山澤而形斯終焉。天以其神神我。地以其形形我。

人之形。耳目肖日月。背腹肖山澤。聲氣肖風雷。故返視可以見天。天之形。虛肖吾心之位置。靈肖吾心之運用。故舉目可以見性。

有形無形。皆天靈也。謂無形非靈。風雷之氣。電雨之形。何爲其然也。謂有形非靈。腐草而用以筮。朽龜而立之卜。何謂其然也。

萬物各一形。而形皆天賦。人心各一我。而我卽天靈。

由乾坤而推諸繼善之後。則民胞物與。皆吾之左提右挈者也。自傷其手足。是謂不仁。由祖宗而溯諸資始之初。則乾健坤順。皆吾之形生神發者也。不返諸最初。烏能合德。

居吾於愚拙而安之。則未知吾性之賦畀。卽天心之生生不已者也。觀保合太和而可知矣。視天爲疎濶而遠之。則未知天心之曲成。卽吾心之欣欣自愛者也。觀性具四德而可知矣。

天以生氣命諸吾心而有性。則吾性卽含天地之良能。人以生氣充諸天地而有位育。則位育卽吾心之生氣。

人之一身。上下左右。起居視聽。無非天也。形者天。形形者卽天。

色者天。色色者卽天。

呼。天之闢吸。天之翕也。動而有爲者。天能靜而涵蘊者。天靈也。謂蒼蒼者天。謂於穆流行者天。非天也。周易卦爻。言天而又言人也。言天而已矣。

耳目手足。天之形也。視聽握履。天之能也。聰明智慮。天之靈也。逆天而天爲之逆。非天逆也。人之自逆而已。順天而天爲之順。非天順也。人之自順而已。

動而不息者天。寂穆者非天也。故統御亨乾元之用。善變而不居者天。有定者非天也。故體天有日新之機。

天塞吾塞也。天充吾充也。何非性也。何非體也。莫之有內。莫之

有外。而烏能自小也。孰知其始。孰知其終。而烏能自促也。飛潛動植。何弗靈也。何弗虛也。形而虛者。猶天。形而實者。何非天也。

以人心證知天心。知非渾穆者矣。故感應之機。在天止如其在人。以天心證知人心。知非邪慝者矣。故作聖之功。在人適如其在天。

天有體乎。心有何體。求其中而無與爲所矣。天有外乎。心有何外。察其周而無與爲際矣。天而有所。則中堅而化育無地。心而有所。則中實而運用不靈。天而有際。則外洩而網緼不固。心而有際。則外止而位育無能。

健天德也。終日乾乾。天才也。天才具而天德通。

天才。良能也。陽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未盡孟子之旨也。

體天德者合天心。達天行者契天道。

形性。天之賦也。才幹。天之能也。出天之能。致天之功。全天之賦。一以貫之。道合性。性合天矣。所以謂之爲率。率也者。順之謂也。天以道覆。地以道載。生物既繁。乃始相害。此物于物者也。故聖人德同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天人感格。最親最切。最易最靈。六經皆言之。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言其親切易靈者也。或人問禘。子曰不知。則大本之合也。又曰治國視諸掌。則參

贊位育。大用之行也。區區福報。皆自求耳。貿貿而行。是未具眼者也。

身涵天德。褻身是褻天也。心爲身主。棄心是棄身也。

富貴福澤。愚人之具也。故愈厚則愈愚。艱難困苦。達人之媒也。故愈久則愈達。

天賦人以才。則耳目手足。皆奉天之具也。天制人以時。則貧賤憂戚。皆玉成之機也。

時時向無聲無臭處。回頭打點。方知人之所以爲人。時時向有作有爲中。留心奉持。方知天之所以爲天。

子之聰明知覺。生於父。而父固如是。人之聰明知覺。命於天。而

謂天爲渾穆者乎。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擴而充之。則天下國家。參贊位育之事。靜而驗之。皆身心性命。格致誠正之事也。仁義禮智。吾身參贊位育之能也。禮樂刑政。聖人存養省察之具也。茫昧者推而遠之。若天漢之懸虛。明達者引而近之。止性命之功名耳。

天虛順和四字。要須認得極真。一元資始之理。近在吾身。故貴達天。邪妄一萌。天理渺無所容。故貴虛。種子差別。必致差別到底。故貴順。戾氣不除。終是種子差別。故貴和。繼善之性。本於保合之太和。順以率之。虛以體之。達天之德。在是矣。

天者。性命之真精。百爲之大體也。虛者。天之體也。乾健也。坤順

也。繼天之學由坤始也。故六二之動。卽以爲不習。无不利也。和則一元之所正。性命之保合者也。

天如不識。寧知我。人到能爲。便是天。

得爲而不得爲者。天也。不得爲而得爲者。天也。由此推之。得爲而得爲者。天也。不得爲而卽不得爲者。亦天也。

必謂天定可以勝人。則自修之功廢。必謂人定可以勝天。則妄作之心起。自修而不妄作。其達於天人之故乎。

周易標天人合一之旨。春秋驗天人感應之機。故曰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

讀周易而不知天人之合。則聖道之本原晦。讀春秋而不識應

感之神。則聖道之作。用晦。

能轉移天地之氣。斯能感格天地之神。能感格天地之神。斯能斡旋天地之化。能斡旋天地之化。斯能妙契天地之真。故達天爲難。

我生之初。命在天。我生之後。命在我。

聖學王道。合一而不分。道在忠恕。端在教養。事在禮樂刑政。矩在絜好惡。以平其情。抗者抑之。卑者舉之。枉者直之。屈者伸之。亂者理之。結者解之。塞者通之。渙者聚之。促者舒之。昧者明之。顛者扶之。怠者振之。人心舍此。莫與正也。氣化舍此。莫與調也。故茲數道立。而參贊位育之事。可爲。

漢世宰臣尙言燮理。去聖人未遠也。董子繁露全向天人交關處留神打點。此外則天文五行志。率據人事以爲佐證。固其遺教然哉。六朝以下。浮文旣盛。天人之故。罕有能言者矣。

感應報復。所以屈天下之凶頑。而生其不敢之心。富貴福澤。所以歆天下之庸愚。而鼓其樂往之志。至於賢人君子。則固無所爲而爲也。不求爲無所爲而爲之人。顧乃欣於可欲。動於不敢。其自待也卑矣。

每夜焚香告天。未知天卽吾也。飲食起居。無往而不與天具。君子戒慎恐懼。不雜吾本然之體。而天在是已。

天終日言。而人莫之聞也。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未有諄

諄告誡。明且辨。若此者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從氣聽之。而天言可知也。溫和之令至。而萬物生長。肅殺之令至。而萬物斂藏。從形聽之。而天言可知也。人言晰。天言渾。人言狹。天言廣。人言小。天言大。人言聲。天言形。人言氣。天言文。人言虛。天言實。人言變。易改革。天言堅確不移。人言過而不留。天言終古長在。何人之不天能。而人能。

言以信爲歸。天何言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信莫信於此矣。此至誠而無妄者也。故曰可一言而盡。

性之在人。與天合一而不分。性卽天也。故中庸以爲天命之謂性。中庸言天最切。莫妙於鬼神章。所謂體物而不遺。誠之不可

拚者是也其在論語問禘章注則所謂仁孝誠敬之實理是也蓋人身所具之靈莫非天地之至靈鬼神則天地之至靈而已小人逆命命恒得而制之常人順命命終得而限之聖賢造命則轉易變化之權範圍曲成之妙皆在我

天不待言而始聞天不待行而始見心者天之形體也心動則天與之俱動故逆之則禍而順之則福

順天而天為之順逆天而天為之逆非天之逆我順我殊也仍我之逆天順天而已故禍福之幾在我哲人問心不問天聖人不假著龜而前知如神心知妙契與天合德故也

貧賤富貴定於行止動靜行止動靜生於心一入卦爻則皆前

知無遺夫最近莫如目前數年數十年後人之行止動靜寧無遷改乃於占卜時最初之一念備具無缺且無違焉則是人之行止動靜非能自主也必有鬼神憑依其閒使與禍福之機宛轉湊合不差累黍者也人之吉凶禍福由於天命行止動靜由於吾心宜若兩不相屬夫果兩不相屬安在不前卜而後違乃卒無差別則是吾心雖為身主又先有主吾心者也故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契乎聖人與聖人之契乎天一而已矣唯聖人體天而合撰唯賢智不敢違天故能趨吉避凶轉禍為福此經綸參贊範圍曲成所由獨歸其能於聖賢而不必胥定於天

賈璣堂
煦言天。與西銘之仁孝無異。第西銘之仁孝。是自下說向上。煦
之言天。是自上說向下。西銘自作用說入源頭。煦自源頭說出
作用。順逆不同。其旨一也。

性

性也者。始亨之乾元。保合之太和。未發之達道。含仁蓄用之大
本也。

性也者。定命之天也。

資始之乾元不可知。由各正之太和而知。賦性之天不可見。由
所性而見。

言性而不本於天。烏知有中節之中。言道而不率於性。烏知有

能中之節。

人物何性。各正之太和。卽其性。性何善。保合之太和。卽其善。故
乾之文言。稱善稱嘉。稱和。皆善之繼也。太和之充也。繼善云者。
繼此保合之太和也。坤之文言。稱美在其中。卽太和之各正也。
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是也。

孔子言性。渾而該。子思言性。切而據。孟子言性。確而真。孔子言
元。子思言亨。孟子言利貞也。言元者。長善之仁。各正之太和也。
言亨者。發而中節之和也。言利貞者。著見之四端也。

非有各正之太和。裕之於中。則發而不中節矣。非有發而必中
之具。引而出外。則無由徵四端矣。桃仁不能生杏。杏仁不能生

桃其各正之性命殊也。孔子就其原本而證之。譬若含仁之桃核。子思據其源流而證之。譬若桃花之生桃實。桃實之生桃樹者也。孟子據其發端而證之。譬若桃核之生桃樹。結桃實。必不生杏樹。結杏實也。

性惡之說。憤激之辭也。欲人之勵學以踐形復性耳。善惡混之說。未察其原本者也。故荀揚雖并稱。而荀之超於揚也遠矣。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兼善惡二端而文其辭。謂性中有惡矣。仍與荀揚湍水同見。固不能爲先儒諱也。

義理氣質之說。據一人而論。則與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同旨。若據兩人而論。則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同旨。噫。之二說者。孟

子固已確辨之矣。

孟子性善之說。證之於四端。由其大原本無差別故也。中庸分疏知仁勇。皆性中所自具。與四端之說無殊。其原皆各正之太和始之。故孟子以爲私淑諸人。

孟子證之於孺子入井。證之於孩提知愛。皆四德之端倪。太和之洋溢流通。著見發越者也。今有秦越不相接見之人。驟而相值。必未有罵詈不絕於口。捶唾忽加於身者。可知和氣中存善端之本裕矣。

人之一生。喜樂之事。隨時而著。無日無之。無端而怒氣之發。則數日數月。不一見矣。可哀之事。又或一歲兩歲。不一見矣。夫喜

樂和氣之徵也。哀怒暴氣之徵也。由此言之。固可知和氣之中存太和之各正。長善之理。不絕於人心。性善之說。不待辨而自明也。

常人之情。聞哀矜慈惠之語。則油然動其心。其動也。與本然之善。兩相觸也。聞刻薄殘忍之言。則怫然變乎色。其怫也。與本然之善。兩相忤也。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也。盜賊僉壬。倏而相感。莫不如是。至其轉念。或有不然而習也。而非性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和氣者。生氣也。乾元之所由資生。人心之所由中節。皆是故也。周易言性之書也。論語與門弟子問對交接之語也。淺學之士。

未可語深。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欲其深造道妙。則周易一書。固已詳言之矣。子貢聞之。而莫能言之。曾子聞之。而著為大學。子思聞之。而作為中庸。非原本周易。烏能達此。

聖人不以心思知慮言性。是性之發也。天之動也。此乾元之日出而不窮。健行而不可已者也。充其量。則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莫非性矣。

聰明知慮。天之才也。參贊位育。性之充也。索其原。皆天能性能。而非聖人之能。故聖人無功。

天也者。萬物共有之性。性也者。人物各具之天。

乾言性也。坤以下皆言道也。周易言性也。四子六經皆言道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是子貢精契一貫之道。深達性命之旨。不待曰不可得聞。始見其妙悟之深也。天所以原性之始。道所以究性之終。是殆知夫子教人最深最密。止此一性。一以貫之。則性中之作用也。春秋發天人感應之機。則性中之參贊位育也。周易發天人合一之旨。乾象則天命之性。文言則率性之道也。天者性之大原。道者性之大用。故其下添一與字。均所以明性而已。故子思以未發者爲大本。大本者性中之天也。已發者爲達道。達道者性中參贊之作用。卽天下歸仁之義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所復何禮。皆性中之事。故於其下卽

曰天下歸仁。謂大用之涵蘊。其大無外者皆在此中耳。叔孫武叔章所云美富。西銘之仁孝。皆此義也。如不識天下歸仁。止說性中所涵之大用。但以心同理同之說解之。豈知子思中庸。全是言性之書。到了後半。說出無窮大作用。難道皆性外之事乎。不知孔子子思孟子。立言確不可易。徒令後來學者。人人知有氣質之性。而不察其謬。又不將一貫之道。全身提掇。恐於聖賢立言本意。未能發明。

自天以下。無物不具此天性。則無物不具此靈。卜用死龜。筮用腐草。此其證也。有形之器。無形之虛空。無往而非天性之充。則無實無虛。無往而非天靈之塞。龜顯於兆。筮驗於卦。此其證也。

人之性。天之命也。唯虛故靈。唯虛靈故與天地同量。分海水之一滴。與海水同。分千燈之一照。與千燈同。分日月之一光。與日月同。

海之水。增一分無益迹。減一分無損形。藏天下萬派而不見其盈。日出以滋養萬彙。而不見其乏。人之性。納千萬卷書。記無窮事。藏之於密。而杳乎其無迹。感而遂通。應天下之萬變。而浩乎其不窮。故唯海可以喻性。

感於視聽則妄。動於天則無妄。故無妄者天之動也。所山曰萃。性之謂道。

性如原泉。其作用則江海也。性如桃仁。其作用則枝榦也。江海

之泛濫。視原泉則渺乎小矣。枝榦之茂盛。視桃仁則渺乎小矣。然舍是則無由以發。故夫子曰一以貫之。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也。

與萬物共此性命。故夫子之道在忠恕。為萬物培茲生氣。故居心之戒在刻深。

言天理不若言天德。德者實有於己之謂。理者文彩外著之謂。理德不必同。行事之有得。始可言德。保合之太和。得於天矣。理文而德質。理虛而德實。理用而德本也。隨處體認。便是說用邊之事。理曰天理。非迥原於天乎。

仁心之存主。太和之各正者是也。如許大之天地。莫非太和所

醞釀。故有化醇之說。人能存之。故久大與天地同量。孔子之教顏子也。曰天下歸仁。便是此旨。天下歸言仁中所蘊之大也。牛馬駒犢初生。便知飲乳之所在。此真良知也。

凡人之生理。必隨氣而住。初未始無氣質。特理虛而氣實。切不可認氣爲虛明之性耳。今觀農工商賈。終不免輕率鹵莽之氣。士子澤以詩書。便覺有雍容爾雅之氣。凡皆見於形體。徵於氣質者也。至於變易氣質。則虛明之性所能。非氣質之能也。如以氣質爲虛明之性。則非。

後儒言性。必欲兼言氣字。卽有言得至當恰好處。亦終不免拖泥帶水。故言性而不取證於周易。未有不支離者也。子思孟子

一絲不走作。只是一貫之道。傳得真。周易之理見得明。

聖人教人。必欲使人知爲性善者。爲識得受生之先。原不雜以偏邪僞妄。則適於聖賢之路。先已坦然順而且便。識得此中原。自具有聖賢階基。則不自奮發者。便成自暴自棄。旣欲使人知爲性善。則惰慢自畫者。必將無可自委。解此。則天人合一。當必有凜然畏。惶然懼。悚然修省。而汗流浹背者矣。吾誠不解自宋儒以來。必欲兼言氣字。悞盡天下後世。是何心也。

孟子之好辨。爲楊墨言也。楊墨各主一道。其不仁不義。皆在行邊。行故足以亂道。故孟子辨之。今之言性學者。乃在吾儒旣不克以外道目之。其著書立說。又皆以言言。則足以貽悞後世。而

不止目前。乃其所言。又屬性分中事。又是行道之主宰。此處不辨正明白。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託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故予之嘵嘵不休。蓋亦有不得已者存焉。

幾者動之微。是乾元之亨字。中庸之發字。此時烏有善惡可言。如有善惡可分。則是所性中先已含有惡了。不然何得幾之方動。便呈露出來。須知幾之方動。只當得孟子一個才字。是能為善惡者也。中庸之發字。亦止是孟子之才字。只是性中發出之情耳。其情有七。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然此七字。只欲之一字無對。其下六字。皆相對相反而相因者也。因作七情圖。

愛生喜生樂

欲動而為
動而為
惡生怒生哀

欲者念之動也。動而適意者三。自愛而起。適獲所愛則喜。常獲所愛則樂。動而拂意者三。自惡而起。適觸所惡則怒。久淹於所惡則哀。然是愛喜樂。和氣之發。惡怒哀。戾氣之發也。愛喜樂皆發於本心。順乎本心者也。惡怒哀皆觸於外感。拂乎本心者也。故遂謂為性善。

氣質為性之說。與孟子性善之說不相似。性即理也之說。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相似。天下歸仁之說。與孔子先難後

獲之說不相似。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以天道爲天理自然之本體。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相似。以道爲陰陽之所以然。與子思達道之言。說在發後者不相似。陰陽是太極之用。因前有太極。故將陰陽說在道邊。道者太極之用也。卽在人之達道也。今以陰陽爲形器。與孔子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相似。姑擇而出之。俟知者考正焉。

先儒言學。有存誠主敬守靜致一之說。皆各從意念之最偏而箴之。非此是而彼非也。故意念繁雜而紛擾。則主一之說爲當。意念外馳而逐物。則守靜之說爲當。意念懈怠而外馳。則主敬之說爲當。意念觸境而多妄。則存誠之說爲當。

自伊川以下。龜山李延平。皆有主靜之說。乃朱子曰。靜字較偏。不如主敬。謂敬可兼動靜言也。朱子此言是從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看出。不知子思此言是欲人立天下之大本耳。然子思不曰喜怒之未發。謂之中。敬則發後見之者也。旣已敬矣。便是心有所用。未發之中何在也。故斷不可以主靜之說爲非。靜字妙於敬字。敬有操舍。靜無來去。

經學近成帖括。不唯諸儒之書不能一一遍觀。深究其是非。其有畧言道理者。旁人譽之曰。此程朱之流。則亦儼然自負。爲道在是矣。吾誠不知達而可行者。果何在也。

善惡有兩端。人心有兩用。思惡則霾昏霧障。而皎日沈光。思善

則曰白天青而織雲盡斂。

道

道也者。性中之大用。天命之充周。廣大精微。內外一如。顯微無閒。形形而不役於形。色色而不役於色者也。

道之原本在性天。則其大用可知道之充周在參贊。則其本原又可推矣。謂道爲形器之所以然。則子思性天之說。置於何地。謂道爲形器之所以然。則子思參贊之說。又是何物。觀中爲大本。則大本是中。不是道矣。和爲達道。則達道在已發後。不是未發者矣。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靜而涵之者也。以道由存存者。而出。故以存存者爲門。非以存存者爲道也。存存者性也。非道也。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則動而發越之時。非存存之時也。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則太極之已動。在兩儀一邊。非太極靜正之時也。唯道在發越之後。故大而經綸參贊。小而一技一藝之微。均得以道稱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則行邊之事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則人已交接之事也。吾道一以貫之。貫者。道用之充周。故謂爲吾道。一非道也。其指出一字。乃發明不可思議之源頭耳。故門人不能解會也。子思曰。君子之道費。是專說用邊事。下面方說而隱。是因道之大用。而推道之所以然。仍

在大用中見出。與孔子因貫而說一相似。非以道為大用之所
以然也。又如夫婦天地。子臣弟友。行遠登高。發育峻極。闡然日
章。諸說為言大本乎。為言大用乎。若為言大用。則道之未達。必
另有所以然者在也。若於中庸解為猶路。便將道字看死了。若
以為形器之所以然。又將道字看在大本裏面去了。均非道字
之的旨。

聖人之言。本不欲文。不欲深。務使人人易曉。聞其語者。愚夫赤
子。皆可洞然解釋。獨天性道三字。非天性既明。不可以言道。非
天道既明。不可以言性。非性道既明。不可以言天。此六經四子
書中。最精最微者也。所由謂聖人所傳之道。非但言語章句。便

可通曉。故曾子唯而門人疑。而子貢亦以為不可得聞也。

道為充塞天地物事。其所以然。則隱而不可知。充塞天地。故其
用最廣。乃不可知。故其體最微。孔子一以貫之。正體用一如之
說。子思曰。君子之道費。則充塞天地者也。隱則不可知者也。語
大莫載。語小莫破。正充塞之大用。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
知也。子貢之不可得聞。蓋言隱也。孟子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正
與子思費字同旨。正謂道之充塞難量。而吾身之氣。克與之配
也。若謂陰陽為形器。以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將道字占却大
本地位。與隱字相似。無以見道用之充塞而費矣。如謂道為充
塞之物。為形氣之所以然。而道之隱處。又另有所以然。則是床

上安床。屋上架屋矣。亦不得專以費處爲用。隱處爲體。程子曰。內外一如。顯微無間。是本末流通之妙。一貫之旨也。中庸之言費而隱。皆此旨也。若論其實際。則斷在大用充塞一邊。

太極者。道之大本。兩儀四象八卦。由此而漸分者。道之大用。伏羲畫圖。但從兩儀而起。太極之中。一無所有。而其出不窮。不可名言。不可圖畫者也。其由兩儀四象八卦。然後始達於用者。明大用之實。出於大本。而大本之實。發爲大用。此正察來彰往。微顯闡幽之妙。所云本末流通。隱在費中者。此也。文王開爲六十四卦。孔子之彖傳。每卦之往來。胥說圖中之妙。每卦之內外。胥說先天之旨。故曰周易爲傳道之書。

道也者。參贊之妙。位育之能。裁成輔相。曲成範圍。皆其妙用也。其事則禮樂刑政而已。後之學者。開口言道。便趨向不可知。不可說處。非道之真指也。參贊位育。裁成輔相。聖人之道也。下至於農圃醫卜。射御術數。極鄙極褻。極微極細之事。莫不各有一道存焉。故曰道之用廣。遺一道。非道也。見一道。非道也。大道不器。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子思亦曰。體物不遺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聞者。形上之道也。若但執器而言道。安見其可以死乎。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皆見諸行事者也。文武以後。道不行於天下。孔子起而修明之。何非修齊治平之道。可見於行事者。

也。觀於三月而魯國大治。聖學之美富可知。漢唐以後。孔子之道衰而弗振者。凡二千年。至宋儒起而振之。然觀周程之政事。司馬之通鑑。邵子之內聖外王。張子之西銘。莫不各有達而可行之道。聖門學者。如愚魯辟彊之倫。大都惟處則修行。出則致用之爲兢兢。故顏子亦有爲邦之問。而勇藝明達。莫不各就其所長。若無真實作用。將位天地育萬物。與天下歸仁。萬物皆備之道。恐不解幹辦。

命

星命之說。悖理之極。而人酷信之。大約皆好諛者耳。果有可驗。則當初生齠稚時。曾有日者爲之說曰。某也富。某也貴。某也壽。

某也夭。逮及壯耄。一一不爽。則有命也信矣。乃世無其人。命書亦竟無如是之說。何耶。今之術家。觀其與貴人言。必曰。此命合某貴格。與富人言。必曰。此命合某富格。及富貴人聞之。亦遂欣然喜曰。吾命之果與貴格富格同也。遂羣然曰。日者爲神奇。要其所驗。又皆從前已過。衆人共曉者。特晚日者出諸其口。不得不爲好諛者乎。至其稱說將來。大都揆情度勢。亦或偶有所中。至其不驗。常十之八九。夫彼取驗。不於後而於前。則命之不足信也明甚。又觀所論。無過支干八字。相剋相生之故。要實未究支干緣起之由。與生剋制化必然之故也。今試問之曰。人之命主。不取支而取干。不取年取月。取時而獨取於日。其亦有故乎。則

茫然無以應矣。憶大撓作支干。皆天地陰陽自然之運。其原本實始於卦爻。徵驗於日月。與天地流行之氣機。默合而不爽。然後以某干定於某卦。某支定於某爻。予已詳細辨正於首傳。後人因卦爻取驗。有生旺墓絕之殊。有生剋制化之異。有日月動盪之機。有虛實變通之旨。乃取生人之年月日時。造爲干支八字。而星命之說。由茲以起。夫此八字。據太歲而論。則主年可也。據生人之最親切者而論。則主時可也。乃不主年不主月不主時。而獨主日干。伊何所見而云然。夫一日之間。人物之生。不知凡幾。飛走之屬。與人同生。不知凡幾。皆可以富貴論乎。儘有年月日時相同。而富貴夭壽。絕不相類。又何以稱焉。夫星命而果

驗也。試卽在朝之品官言之。則由此而上。前六十年之命。當必有與今時同者。卽六十年以後之命。當必有與今時同者。至歷歷考之。雖千百年來。究不聞有一同者。此何以故也。支之設也。自子而亥。其數十二。與十二月而成一歲者同也。此六陽六陰。徵諸卦爻。歷歷不爽者也。今截寅至丑。以爲一歲。此夏令所建。欲便民事而已。非直以爲算命之資也。今之曰者。亦截子丑二字於前歲。其亦有說以處此乎。亦將以一日之辰。亦截子丑二字於昨日能乎。冬至旣爲子半。則一日之子。亦應有日子夜子之分。而星命家。從無有以夜子言者。爲是乎非乎。萬一爲夜子所生。乃顧用今日之干支。驗乎。何況都城以外。悉無刻漏。雖朗

朗白晝所測之時。果至當不易乎。逮於所言之命。一或偶疎。又將借時刻差訛。爲之解說。聞者卒不之非。其故何歟。夏正固與今同。倘值商周而言命。取寅乎。取子丑乎。夫三建固時王之制也。地支之叙。固自子至亥。亘古不易者也。恪奉建寅爲歲首。而絕不之察。其故何歟。何況三代以前。並無言命之書乎。篤於言命。始見於唐人文集中。秦漢六朝。尚未之有也。大抵皆六朝以後。寇亂相仍。流移轉徙。中有黠者。畧曉五行。創爲此說。謀衣食已耳。古帝王舉動。如兵祭大事。罔不兼用筮龜。小事則筮而不龜。是筮固無時不用也。五行莫驗於易卦。學者不能探微索隱。至沿爲壬乙禽遯。子平五星諸術。當亦好新喜異者之過也。

周易函書別集卷七

男季堂重校

孫鈺
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八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二

性習

得於天為性。成於人為習。性者天理之凝定。習者人欲之因循。因謂緣感。循謂漸至也。性鎮於其中而為主。習遷於其外而易流。易曰彰往而察來。其來處即性也。由此而往。愈差愈別者。皆習也。其習而為聖賢君子。則本天率性。而本末一如者也。其習而為凡庸愚賤。則徇情縱慾。而未知守正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欲非性也。暱於聞見。蓄之於心。漸次發生者耳。不知戒慎恐懼。禁之於將然。未然之先。逮於沿而爲習。將不知何所底止。故曰習相遠也。

習也者。性之發也。道之行也。其人有聖有愚。其事有正有不正。故曰相遠。若性則各正者也。不可因相近二字。便說有些子差別。相近對遠而言。猶云不遠云耳。

性如良木。習如斲削。大用之可爲梁棟。精用之可成器物。褻用之則爲柴而已矣。非良木之性然也。斲削之蠹也。告子杞柳之喻。謂仁義非性中所有。故孟子據性而是正之。今以棟梁斲削爲喻。則謂其本爲棟梁之具也。又係據習而論之耳。性如寶璞。

習如斲工。貴用之則可爲瑚璉。賤用之則簪珥。器用之具耳。璞非不貴重也。斲削之蠹也。故君子慎習。

不知大木可爲梁棟。寶璞可爲瑚璉。乃因追琢之故。而歸其咎於木與璞也。則木與璞不任受。故孔子曰。習相遠。

一藝之微。習之而漸非其故。愈習則愈遠於故矣。原非生性便能如此。窮其未習之先。與不曾學藝者相去無幾。故曰相近。性習不分。則以習爲性者。遂謂有氣質之性。而滅沒天命之實。將裁成輔相。範圍曲成之功。可無庸以性爲習者。遂謂聖賢悉皆天賦。而漸廢學修之實。將升堂入室。希聖希天之事。可無庸均不可也。

問懲忿窒慾。曰快心極美之事。當其過後。則索然無味。憶予少時。遇可欲之事。此心安得不動。但存過後之想。然亦頗有得力處。唯忿之一念。動於偶然。須平日涵養始得。故顏子亦有不遷怒之事。既曰不遷。則亦當有怒時。

上知與下愚不移。既分知愚。知愚中又分上下。性本虛靜之體。安得有此種分別。觀孔子乾卦之文言。元說體仁。亨說合禮。利說和義。到了貞字。宜乎說智。而獨不言智何也。人心之明德。雖人人各具。其為智為愚。則必因事而始見。體仁節。全說心中所蘊。行此節。方始說到行上。故此止曰事幹。猶云作事之具耳。性中既不可以知愚分。則說到知愚。便是說習。上知下愚不移。是

謂上知習於上而不移於上。若君子上達之說。下愚習於下而不移於下。若天下之惡皆歸焉之義。知此節只是言習。則上節性習之說。是專為習而言。可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論語一書。獨此專露一性字。而不詳言所性之真。只取相近二字。便謂孔子諄諄為性言乎。

致知篤行主敬之說。先儒諄諄言之。獨習之一說。隱於四子書中。先儒未嘗摘出。今特標而出之。蓋天下無一日驟得之學。今夕學之。明旦置之。一年之後。消歸烏有。此習之不可自己也。一父之子。一為聖賢。一為盜跖。童而習之。老而不能自返。此習之不可不嚴也。今試按詩書中。聖賢教人之語。何一非切切言習。

者乎。

記曰。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習也。蛾子時術之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者。習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不欲勿施。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之三省。均非一日之檢點。一事之持循。亦習也。屢空者。心有所習。而於此忘焉者也。屢中者。徵於所習。而發不及覺者也。三月不違。習之既純者也。日月至焉。習之生疎者也。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習之入化。而神乎其神者也。故論語首章。便曰學而時習之。但言學而不言習。宜乎其未竟厥美也。

問生人之道。曰學而已矣。烏乎學。曰端其趨。慎其習而已矣。不學則無事不億。趨不端則入聖無階。習不慎則下流而不止矣。程朱學孔孟者也。予亦學孔孟者也。讀孔孟之書。求其至是者。而可矣。程朱之所是。予固不敢違。程朱之所是。非孔孟之所是。則當是孔孟而非程朱。聖賢何等事業。而可以情面論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按知覺便是性之虛。而靈處。如何說得與性合。凡言合者。皆兩不相同之稱也。便是氣亦由虛而生。說不得合虛與氣。此是張子語病。學者辨之。

又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天理人欲。安有同體同行之理。皆程子氣質之性。悞之。而氣質之性一說。又周子幾善惡之一說。悞之也。夫論語雖未嘗言性。而周易全部。則全言性學者也。其推性之本原。則命於天。而有保合之說。其窮性之所蘊。則有體仁長人。四德全具之說。其究性之大用。則有裁成輔相。範圍曲成。彌綸易簡之說。其八卦中陰陽之摩盪。爻位之得失。無非暢發此太和充裕之機。皆緣此性。稟於天命之初。具於身心之內。深隱精微。難以名狀。故本於天命之初。而標繼善成性之祕。其卦爻中陰陽之摩盪。何非時乘六龍以御之。而乃成此六子乎。向來不得其解。乃曰止是卜筮之書。其悞天下後世不淺矣。今觀繫傳。易簡備而天下之理

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矣。爲卜筮言乎。亦非爲卜筮言乎。先儒謂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此等說話。皆與孔孟大悖。

中庸深得其旨。所由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深得其旨。所由有性善之說。此皆孔子一脉相傳。絲毫不走作者。學性學而不先學易。則未知周易爲言性之書矣。通書正蒙經世書。雖皆發明周易。然於文周卦辭爻辭。皆未嘗註釋一字。此所以韋編三絕之旨。後人達之者鮮也。

薛敬軒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煦按此方是真知周易者。

學習

人之性命於天。則道心實居人心之先。盡人可以達天。則人心卽爲道心之伏。求道心於人心之中。則幾之察也。貴嚴返人心於道心之始。則極之建也不二。君子分以察幾。合以建極。分則窮其相反之情。而得其相通之故。合則究其不一之理。而要其至一之歸。在中之保合。每淆於在外之聞見。故察幾而分。人爲之當然。皆天命之自然。故建極而合。學必奉聖賢以爲之師。非其師。則非其學。學必奉聖賢之道以爲之的。非其道。則非其學。習也者。學之不已者也。此聖學聖功之所由起也。

屯坎困。不一其形。屯坎困。各亨其道。其中惟心亨者。爲能行有尚。習焉故也。水流無止時。故坎獨言習。然而不習不亨。安於愚蠢者。比比皆是矣。

習之移人甚矣哉。譬諸長途。初則三里五里猶難。乃日習而日非其故。久則必將萬里而遙。譬諸匠作。初則操斧運斤猶難。乃漸多而漸臻於熟。久則必將通神而化。故凡畏難而不習者。皆未嘗身習者也。

讀六經四子書。學制藝。取功名。將以爲學問。盡是。豈知其上有經史子集。淹通博雅。富材而鴻詞者乎。豈知其上有專精一藝。極妙窮神。實茂而名彰者乎。豈知其上更有嘉言懿行。準今酌古。取諸其懷。而善世宜民者乎。豈知其上更有窮理盡性。至命

一以貫之。達天而入化。承先而啟後者乎。未獲升堂。妄測室中之美富。徒信耳以論古人。甚矣其陋也。

常在聖學中磨鍊。自應克成聖學。常在聖道中鑽研。自應終達聖道。故無一日可以淺涉之學。無一蹴可以驟至之道。特不一托足終焉茅塞耳。

無日不向存誠主敬。致知守靜中打點。是無日不行乎其途者也。非至道者也。若至道者。但取徑於此耳。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致虛守靜。學也。而非道也。修齊治平。位育參贊。道也。而非學也。學所以適乎道之路。道所以要乎學之歸也。掘之淺而冀其深。行之漸而欲其遠。入之易而求其難。萬無

是理。

後儒詳言學而畧言道。亦如論語詳言學而畧言性。是達道之徑路也。學則日用常行皆有之。道則性天之精蘊寓矣。如但認學爲道。則聖門之能學者。豈伊無人。乃一貫之傳。何爲獨曾子一人哉。然聖人不輕語人以一貫。亦俟諸積學者之自得耳。

達得一貫之旨。方傳得聖人之道。故曾子之後。便有子思孟子。濂洛關閩之學。學聖者也。後儒之學。學儒而已。其去聖也遠矣。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行半至之途。烏能造域。故立志不厭其高。用功不厭其猛。

讀書而不能變化氣質。非好學者也。讀書而不能條列深淺。鑒

別真贗無實得者也。

少成若天性。植基早則累積也。易。琢磨待師友。扶翼衆則熏習也深。

信而好。毋自欺。唯此六字。是進學實功。

和璞本圭璋之具。乃或混於頑石之目。未之鑿也。匹夫具聖賢之才。乃或終爲庸衆之歸。未之學也。

一藝之微。有終身習焉不竟旨趣者矣。况聖學乎。一藝之微。有窮神造妙不可言說者矣。况聖道乎。

犬馬於人。猶能自効其力。羊豕之屬。知有食焉止耳。飽食暖衣。無所用心。是羊豕自爲也。故君子貴自強。

知慧以用而開。學問以勤而積。上知下愚。不移者絕少。中人之資。比比皆是。故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兩人共學。一入理深。則理日以益。其一不能入理。獨於百工技藝奇巧之事。見無不知。知無不能也。非此兩人。智慧殊也。其用心之徑路殊耳。譬兩人同入一山。一人循此路熟。一人循彼路熟。則各造其域耳。使兩人而互易其徑。則沿途皆荆棘矣。然入理既深。到融會通貫後。百工技藝。不難通曉。而暱於技藝者。終爲技藝人耳。智慧之用業殊於初。成就之廣狹自殊於後。一父之子。其智慧同也。其教誠同也。乃一勤一惰。則所得亦殊。故顏子好學。孔子獨有取焉。

後儒詳言性而畧言習。學者苦無入手處。不如且專言學習。留盡性以爲上達之事可耳。孔子固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好奕者夢奕。好獵者夢獵。篤於習也。心所不暫釋者。行乎道途而張爲手勢。形於語言。徵於夢寐者有之。君子之學。不使耳聞目見。無非是物。得爲篤於習乎。

男子職外。置諸室中。禁錮三日。幾若囹圄。女子職內。行諸戶外。出門三里。或至迷道。七日之嬰。授之乳母。一歲而或踈其生母。三尺之童。育諸他省。十年而盡易其鄉音。習之移人若此。君子之於學也。不到轉移性情。變化氣質。其於習也。亦已疎矣。人之於學。知易而行難。文易而實難。孔子居周末。已有文盛之

感懼人之樂趣於易而忘所返也。

漢時取士。如賢良方正。孝廉之科。皆爲近古。故其得士。視後來爲最盛。風俗之敝。始於六朝。文之厚。則行之薄矣。僞之至。則誠之衰矣。名之重。則實之輕矣。不崇聖人之學。屈文而尊行。烏得而返諸。

胸無確見。徒勦襲陳言。割裂補綴。取悅時好。以博名高。皆無本之學也。有本之學。融通貫徹。觸著磕著。總歸一致而已。故曰。一以貫之。然非由博文而致之。恐未見未習之書。一觸於目。盡成荆棘。

學必師承。皆好名者附驥之見耳。孔子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

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

好名之心過甚則必狂誕。唯反諸實學可以已之。修文之心過甚則必虛浮。唯敦諸實行可以已之。

氣運之遷流成於人心之所重。孔子曰習相遠。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淺言之則轉移之妙術。深言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士知修文之可以得名。而不知實行之久益光昌。官知自榮之方為得體。而不知居尊之為民父母。則實德之教未修也。

好名而不務實學。不修實行。便做誠字不出。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不貫之於一。便做明字不出。

書不足以傳道。則聖賢之著述皆虛誕者也。讀書不足以明道。則學人之誦習皆惘然者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六經皆文之博也。而禮則莫要於周易。淺而觀之為五行。精而求之為四象。又約之為終始。為內外。為上下。為往來。為動靜。皆陰陽之義也。攝之以陰陽。而條理井然。無妙不貫。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雖聖人之道。原在未有兩儀之先。可心喻而不可言說。到得約禮時。已幾幾乎近之。故顏子欲罷不能。

古人之書全係抄謄。故得之甚難。今人之書版刻盛行。故得之甚易。然細經手錄者。字字打心上過。又不肯輕易置去。故入之必深。藏諸高閣者。日日在眼中看。又不能從頭徧閱。故得之反

淺。此古今讀書人難易淺深之大較也。

學貴端始。後此之積累多。因其已知者而增益之。始學之不正。欲其返而歸正。難之難矣。故周易著蒙以養正之辭。孔子有入孝出弟之訓。而朱子亦遂有小學之作也。

說苑。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矣。

聖賢之學。內而天命性道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經綸參贊。此非可以淺嘗得也。故爲品之最上。其次則爲實行仁義禮智。

孝弟忠信是也。其次則爲曲藝。苟擅一長。皆得稱焉。如紀昌飛衛王良。造父師曠奕秋鍾玉閔。本立之流。下及農圃醫卜。莫不各有窮神通化之妙。又其次則爲遠稽近考。淹通博雅之學。而其派亦異。有援古證今。修身慎行。理社稷。經人民者。上也。其徒飾博雅。潤色詞章者。次也。

詞章之學。唯據事直書者爲當。若詞之厚。則理之薄矣。詩賦之學。專以性情沈質。音律調諧者爲上。三百篇與離騷。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性情非言可盡。則托諸比興以盡之。唐宋以後。景語多而情語少矣。比興之體。尤爲極少。故不古人若也。至其有取於音律。唯以平仄論之。而字之剛柔太少。不加詳辨。故其

音律未盡和平。此亦推敲家不可不知者也。然平仄易知。而音律難諧。唯多讀古人詩賦。取精繪神者。別有領會而已。

一貫

一貫者。內外一如。顯微無間。體用之流通也。無體非用。則不淪於虛寂。無用非體。則不至於偏而不舉。

聖學原有悟境。亦莫難於悟境。如以為無難。則一貫之傳。何僅兩人。而喟然嘆興者。胡不多覩哉。

宋儒唯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實從妙悟得也。從前節節次次。俱有障礙。到此忽然打通。全不費力。所以為難。

一貫之說。曾子唯而門人疑。是悟者少而疑者多也。今時粗淺

訓詁。便人人信為得解。至窮其所得之解。不過曰一理而貫通萬事。豈謂今人率皆超越門人。上同曾子乎。何悟者之多也。豈謂當時門人。盡皆不能作如此解說乎。何悟者之少也。豈謂曾子尚不能作如此解說。以曉諭門人乎。何易辭以相質也。若猶未也。政恐後人之能信。不逮門人之能疑。遠甚。蓋能疑者。猶向此中打點。不肯輕易置去。而能信者。遂人人自認為得解。絕不知有妙悟一境矣。

後儒詳於言學。撥去悟境。閒有及之者。指為釋家之頓教。至窮其所學。不過格物窮理。道問學盡之矣。某爾。則夫子之告子貢。女以子為多學而識。其語非矣。甚矣。是行乎半至之途。而自謂

到岸者也。

孔顏之樂。只是道理融通。渾而爲一。無逆於心耳。顏子之好好。此者也。若但執博聞強記爲學。終墮子貢多識一邊。但走顏子博文一路。恐時習而悅之境界。尚未易到。何云孔顏之樂。蓋孔顏之樂。卽一貫之妙也。

一以貫之。只是道理融通。渾而爲一。外無所隔。內無所窒而已。今日一理而貫通萬事。既有理事之分。又有一萬之別。烏能貫而爲一。况思而字一轉。是又將內外前後。分作兩截。貫而不一。烏云貫乎。

學聖人者。未易知孔子之一貫。且先識孔顏之樂。未易知孔顏之樂。且先學顏子之好。未易知顏子之好。且先學孔子之時習。但能造到悅的時候。便臻於好與樂也不難。然後人之學。求知而已。逮於畧觀大意。便謂已解。甚矣好與樂之難也。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此皆內外一貫之妙也。

子思由中和說到位育。孟子好辨章。將欲挽回天時人事。而但曰正人心。此亦天人一貫之妙也。要非孟子不能辨此。

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論語亦有言性者乎。曰。有一以貫之。天下歸仁是也。性不可言。故止言性中之大用。而曰吾道。禮樂刑政。聖人之參贊位育道也。謹言慎行。戒慎恐懼。一身

之參贊位育道也。要必有大本存焉。故曰一以貫也。至一而不可言矣。宮牆之美富。一之敦其化原者。不可言也。天下歸仁。一中能貫之妙也。功力可加。在將發已發之際。未發之中。非功之所可至也。故夫子之教回也。教以勿視勿聽。去其外干者。以養其中存者而已。孔子釋乾元。但云萬物資始。其爲所資者。不可得而言也。時乘六龍。則能貫之妙。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已貫之妙也。因性命各正之後。所保者止此太和。故曰一以貫也。今將執一理而貫通萬事之說。推之。如但向口頭念過。一與不一。貫與不貫。何待問哉。如克向自己心上。體貼一番。先執此一理以周於事事。則拘理以觀事。而實則一事各有一理。已非此一

理之所能貫。執一事各有一理之說。則又逐事以分理。不可謂貫之出於一。是此一言先有語病。其病在理字耳。不知此政夫子之道也。夫子不能添設一語。謂非實由妙悟。不易得解。後來解此者。唯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二語耳。天下無二道。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推中之所由發。則和爲達道。究和之所由起。則中爲大本。是費而能隱。造端夫婦。察乎天地者也。一乎二乎。貫與不貫。蓋可知矣。曾子以忠恕解之。如但將忠認作忠。恕認作恕。何由能貫。乃窮忠字之究竟。原不以人而隔也。窮恕字之原頭。又不以我而塞也。是忠恕亦借來字面。其妙則人已流通於無閒而已。第道字所該甚廣。今但就人已最關切處指明之。

故遂以爲淺言之也。然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到底不能得一。又烏得而謂爲貫乎。况既添出萬字。萬矣而謂爲一乎。自非達道。未易辨此。

莫問如何能貫。只此一字。可該六經之旨。可括周易之蘊。可顯圖書之祕。可達性命之原。但止逐事分疏。便屬差別。不知此一。何由能貫。不知此一。亦并不是貫。此豈一理字所能明了。理之爲言。在逐事逐物。條理分疏。處見得者也。觀窮理盡性至命之說。則理之一字。止是初地。下手工夫耳。

見得無窮盡。故子悅。漆雕開見得無方體。故夫子與曾點。合此六字。方成一貫。方是夫子之道。回兼有之。顏氏之子其庶乎。故

不待語以一也。

無窮盡。無方體。渾而一之。方是夫子之道。而開與點。各見其一半。故程子謂二子已見大意。

無窮盡者。虛也。無方體者。靈也。若將虛靈二字。打合一片。則杳不可得其解矣。聖人之一。烏可言說乎。

有散錢而無索子。是博而未能約也。有索子而無散錢。是約而未能博也。夫博約二端。是初學者一邊事。以此爲一貫。則誤矣。若是一屋散錢。用數百丈索子。只這一條索子。便教他擔持不起。何也。博約之見。未忘。何由能一。子思說出未發。隨便說出發字。若非中之所有。便是外面襲取來的。何由能發。何由能發而

中節。若將中和分作二者，便不解大本達道流通之故，便不解發而中節之妙。便不知子思於中和之上，止用一致字之旨。何由知孔子之一。

顏子去聖人一閒。是據三十時說也。然顏子卒時年止三十二歲。若云三十時，便與聖人之神化相去一閒。設顏子而至七十，比諸從心不踰之夫子，不大超越乎。須知夫子三十而立，顏子三十而如有所立，此其相去一閒者也。

孟子之性善，即子思率性之謂道，其善也。則發皆中節之旨也。蓋人喜怒哀樂之性，原根於無思無為之天，本皆大中至正，無少偏倚。感以外緣，投之物欲，而汨其本矣。如見美食而悅之，見

粗糲而惡之，見章采而悅之，見敝緼而惡之。其初止感於見聞，動於可悅可惡已耳。愈積愈多，愈積愈久，盤根固蒂，觸處發生，罔非惡緣。胥成邪妄，與根心無異。緣其所由，皆外感聞見，留其根蒂者也。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視聽不可絕，絕其所由視聽者，故曰克己。不見之色，不聞之聲，絕不入其夢想，未嘗視聽故也。遺腹之子不夢父，彼於視聽，未有所緣耳。見聞之伏而隱，隱而見，其幾危矣。故克己者慎之。

人之生也直。朱子曰：生理本直，理本直三字，只是一箇生字耳。蓋靜專動直者，乾元之亨而利也。乾之直在動處，見人之直正在生處，見以人之資始資生，皆資乾元之動直而始，所以曰率

性之謂道。到得在人。雖窮凶極惡。莫不有平旦之氣存焉。中庸所由曰誠者自成也。若罔之生也。幸而免。則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也者。不可得聞而聞之者也。聖人之言性言天言道。見於四子六經。蓋亦多矣。今人得其言而解之。便以爲聞道者乎。便皆如聖人之所謂可乎。若猶未也。則聞之爲說。必有不可解說。不可得聞之妙在其中矣。既曰朝聞。又曰夕死。則必有倏然轉換之一境也。不云數十年之積累。而但取必於一朝。是悟非悟。當自了然。後來學者。不一提掇道字。終日言學。皆未聞道者耳。甚至舉起

朝聞夕死之說。便指爲佛氏放下屠刀。噫。宮牆外望之人。其不可與言聖人之美富。亦已久矣。

聖人之道。實有悟境。此境一觸。則萬理皆融。全不費力。今試觀人同此心。人同此知。智者之知。愚者之知。皆無異心也。譬之愚者一事未達。逢知者解說之。而不覺其豁然。則此一事之明了。卽一事之悟境也。夫未明之先。與既明之後。其境在倏然之內。忽而改觀。人之悟境。亦復如是。然止可爲知者道耳。又如學者讀書。因一二字未解其義。遂使全章皆不得其旨。若得明者解之。不覺其豁然通透矣。此一字之明了。卽通章之妙悟也。聖人之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廣。身心性命之精微。天下國家之遠大。

罄天地所有之書。解說所不能盡。茲欲於一心之中。窮其原而竟其委。非由妙悟。曷克幾此。如但執爲放下屠刀之說。而不知聖學實有悟境。則是四書六經以外之學。非四書六經以內之學也。

論語爲聖人傳道之書。精及於一貫之微。粗及於飲食衣服語言起居之細。何非道之散見。然非有論語顯易明白。可以探本窮源。則周易之旨。終不可得而達也。

朝聞道者。是由博返約。貫萬於一之大幾也。卽顏子之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參賜一以貫之之候也。故下曰。夕死可矣。

陽明謂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本。有何枝葉可

發。此言亦未當。一本也。萬枝葉也。貫則其中之精脉。徹上徹下。而不少欠缺者也。故此一句。唯貫字最妙。指出一字。直提撥源頭耳。其文原未及萬。故不可以萬字對此一字。萬字小。對一字。不過聖人但曰貫之。不曰貫萬。如云只是這箇充塞於天地間耳。

孔孟之道。實非一蹴可至。深積力久。由博反約。實有頓悟存焉。只爲此等境界。非粗淺者所能遽達。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子貢始得而聞。後之儒者。止據一人之眇見。存爲論說。拘而守之。不肯濶開一步。其於陸王。則指爲頓悟。指爲放下屠刀。夫聖門而無悟境。則一貫之理。亦何人不可解說。當不獨參賜兩人。而朝

聞夕死之說亦聖人之贅語矣且但如後儒所解則人誰不知然而人皆可以夕死乎若猶未也則室中之美富恐非官牆外望者所能測也

夫子之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解之者悉知其爲曾子之悟不知後儒何忽謂悟爲頓教然則曾子之在聖門亦止可爲頓教乎據後儒之意不過謂人之於道當以積學爲要耳所以有深積力久之說然則陸子之與陽明竟是不曾讀書字卽不識義卽可解者乎且但以積學爲主吾不知學而不思又當爲何如人也况自周秦迄今其間博物洽聞者蓋亦不乏果盡爲知道者乎果爾則聖人之門身通六藝者蓋亦有人何

未聞孔子之以一貫告也且孔子之語子貢也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則多學而識其不足以盡聖道也亦已審矣孔子而後幸有子靜陽明其超悟逾量其事功卓絕逾量曾未有纖毫與聖教相違顧乃不滿於後儒之心卽其不滿此兩人者究其讀書之精超悟之妙行事之當又未能盡逾此兩人亦見其妄矣當知學悟兩途皆聖人所屬望於人者特學易而悟難耳學且不悟者比比皆然學而悟則絕少矣子思之言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尊德性而不致於廣大道學問而不盡其精微恐皆爲半至之學也行半至之途幸毋輕詆升堂入室者也

周易者博文約禮之書也。其天地人物精粗巨細罔不具載。則文之博也。故君子之格物當由周易而始。周易之物不格。何物之能格乎。合四聖之易而論之。爻歸於卦。卦歸於圖。則禮之約也。伏羲由外之六十四象而歸於兩儀。由兩儀而歸於太極。是顯微闡幽之妙也。則禮之約也。文王之元亨利貞。七日來復。維心亨。則禮之約也。周公於始成之爻。命之爲初。而乾坤兩卦。特添用九用六兩節。則禮之約也。至於孔子。乾坤彖傳文言。以及窮理盡性至命。繼善成性。顯仁藏用。諸傳皆禮之約也。不博固無以爲約。徒博亦必不能約。故必兼是二者。然後可幾聖人之一貫。博文非一家之文。徒資腐陳之糟粕。而人人哂其旨甘。究

復何味。約禮非拘固之理。未悉衆妙之本原。而空空存此靜寂。亦復何貫。

子思孟子皆孔子一脉相傳。深於一貫者也。故克與顏曾二子并稱大賢。列爲四配。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一貫話頭。只一性字便該之矣。天則性中最初之命賦。道則性中推行之作用也。子貢之言性也。亦兼言天道。天所以原其始。道所以究其終也。此子思之一貫也。梁襄王問曰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只此不嗜殺三字。各正之太和。原是如此。長善之仁。便是如此。仁民愛物推恩之廣。全是如此。此所由斷斷乎謂性爲善也。又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孟子之一貫也。

悟也者。倏然之事。非積累之事也。夫積累云者。窮理格物之學。求適乎悟之一途者也。此但搜剔字義。求明章句而已。然非漸而積之。則事物之理。不能畢達。逮於窮理而理明。格物而物格。有以探本歸原。則倏然之境矣。譬如今人作文。一題入手。若有此子不能透闢。則或終歲終月。不能置筆。苟得旁人一發明之。或因自心之觸悟。而心地倏然澄徹。此非暫時驟通之事乎。聖人之學。窮理格物者。在平日。則積累之事也。偶然感觸者在當機。則倏然之事也。夫子以一貫語曾子。而曾子曰唯。非其積累

既深。轉爲倏然之機乎。若顏子之不違。則無所容其悟矣。所由高於曾子一等也。如僅執窮理格物爲是。頓悟爲非。則行乎其途。而未達地頭者耳。然而一貫之妙。非其人不。易領會。所由非頓。而是漸與。

一而不一。則不淪於拘墟。貫而有所以貫。則不病於紛擾。

聖與儒何分。孔子之於周易也。如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冒天下之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至精至變。至神。皆說向精深沈細一邊。後儒教人。但教以窮理格物。道問學。第說向粗淺顯易一邊。是爲學者言之。可知精深沈細一邊。後儒尚未言及。

一以貫之。與天下歸仁。止是一義。仁卽所貫之一。天下歸。則能貫之妙也。不待旣貫。乃始知之也。

聖人之學。無過知行二端。其知難。其行易者。必事事察識。詳明然後能委曲周詳。而無誤也。不然。則疑畏而不能前矣。有知易而行難者。必事事身親歷過。然後能窮理而至命也。不然。則虛懸而無所得矣。故人之有德者。謂之德行。謂有行而後能得之於已。聖人之道。貫於參贊位有一邊。乃始謂之爲道。是卽德行之充也。

一貫之說。參賜雖同。而實異。曾子由力行而入。故一點便知。子貢由多識而入。其行尚在後面。故有不欲無加之說。夫子曰非

爾所及。

元亨利貞。乾之一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之一貫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之

一貫也。
學人終身馳騫於名利場中。聞人所聞。充口便言。性學。此執樵夫之斧柯。而妄擬海舟之篷槳也。靜中之妙。不曾體貼。一月半月。執古人之片言隻字。而胸無確見。皆隔膜者耳。

一之云者。無可分別之名也。貫之云者。是有可分別而仍無可分別之名也。至曾子之告門人。是專說人已相接之事。宜乎確有分別。而却專爲恕字留神。何也。謂人知忠爲盡己之事。恕爲

及人之事。判然各別。而不知恕之及於人也。皆忠內事也。故曰忠恕而已矣。如云恕亦莫非忠耳。觀孔子之告樊遲。以忠爲與人之事。則恕可知矣。知此。則朱子盡已推已二解。亦有半是非。其曰盡者亦已。推者亦已。是也。其於忠則曰盡。於恕則曰推。非也。當知所推之已。仍然是自盡之已也。

曾子告門人。舉出忠恕原因。門人皆知忠恕。本是兩事。却要使他知其中一脈相通之故。如云人知忠爲自己一身之事。第及人而不如其爲己。則不可以爲忠。人知恕爲及人之事。爲人而不能實盡其在己者。則不可以爲恕。故及人之事。皆自盡之事。此方是一貫之旨。天下歸仁。是顏子之一貫。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是子思之一貫。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子貢之一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孟子之一貫。

曹月川曰。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

薛敬軒曰。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煦按此解。便與以仁分體用者迥別。天下何嘗無解人。可知敬軒造道之深。

附一貫八喻及咏易圖諸詩

一貫八喻

分疏理事太支離。貫了方爲得一。時試看梅花春信到。一齊分付上南枝。

本非第二可安排不是融通貫不來大似室中端正坐千門萬
戶一時開
千蹊百徑渺難任貫後寧煩著意尋譬若火鎔銅鐵錫總來銷
作一提金
天根祕密少將迎用處何妨有異名肯把真金鎔在釜方模圓
板逐時成
太乙分明貫裏居打成兩截欲何如若言尚待推移力天籟憑
誰撮合歟
果然貫了方成一函蓋渾如天地般造化雖然殊萬類陶鎔都
在此中間

內外憑誰區別之也無前後待思維百川總向歸墟合消息盈
虛水不知
三十年來被熱瞞止將太極作圖看驀從領得羲皇旨凡百咀
來作一丸

改正循環太極圖

混沌前邊一畫無此時萬象總含糊徵文細補先天易按候勻
鋪太極圖日往月來通竅妙坤終乾始定規模只須近向身中
取造化於人有異乎

先天八卦圖

易卦開天天不違元之亨處露希夷乾坤終始剛三畫日月廻

旋當一期退象轉來還是進耦爻劈破復成奇得知妙自天心
出莫漫慙懃問伏羲

先天六十四卦圖

畫前有易妙無如畫後泥爻祇自疎龍馬負來原是數天根見
了不關書追尋虛白通無極輪轉貞元起太初若只但從圖象
會北溟何自識鯢魚

卦象圖

陰陽何處立胞胎太極中間兩曜來四象更須加一倍六爻從
此定三才鬼神到易輪情狀天地歸圖自往回都只厭渠滋味
淡不曾親見地中雷

歲令圖

四序循環逐漸移打從何處露端倪閉關欲識真冬至復命先
尋活子時向後推遷成歲令從前竅妙出坤維此時正是開天
日七曜同宮也大奇

月窟圖

皎月當天萬古清不知何自起貞明打從東北趨坤乙旋向西
南走兌丁乾甲已週三畫備巽辛初感一爻生無邊造化資毫
末莫待雷轟第二聲

天根圖

生長何能不斂藏幾人從此作商量螟蛉未化封泥庫蠶蛹將

飛祕繭房裏面包含天有首外邊營固地無疆祇緣未識歸根
妙常到堅冰怪履霜

總詠七圖

真人原自息深深莫向成爻以後尋月窟搜羅新月魄天根培
養舊天心恰臨坤位含終始一到陽生徹古今不信但看雷起
處許多爻象立森森

又詠先天大圓圖

一百二十單六畫後先天已備於斯內中打合師龍馬外面分
疏做洛龜攢攏百川歸巨海栽培獨榦長繁枝伏羲圖與文王
卦體用同原知未知

詠文王開圖作易

劈破羲圖八八全易中何卦不先天情知卦畫圖中出便合圖
心卦裏傳合處藏分爲妙諦用時合體是真詮但從內外觀來
往聖道根源已卓然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羲皇三畫最分明收拾剛柔造化精月窟轉來稜角露天心起
處卦爻生始終數具陰陽足上下經分序雜成品物得資乾用
九太和元氣各充盈

冬至 御試

子半貞元會天心肇見時葭灰初驗氣宮繡始添絲管籥黃鍾

律郊壇赤羽旗音希滋味淡陽德是亨期

周易

易自乾坤二用來天人妙義此中該不知誰把乾坤用九六方能逞異才

四聖傳心

圖裏精微詎易論圖中祕密更難言解從未畫前頭看卜度無能是道源

天視

暗室從來不問天寧知天眼最幽懸偶然覺得回頭看便是天光朗照然

安分

春是春來秋是秋難將絡葛易貂裘人生合有蒼天在肯以閒心分外求

浩然吟 存四首

造物陶鎔信有真行吟坐笑見全身堯夫卷裏分明說不躡天根不識人

宇宙中間有大音等閒收拾入清琴從教霽月光風內領畧乾坤萬古心

太璞生居造化圈混沌抱養不知年鑿開文彩光芒甚照徹乾坤日月天

造物於人隔闕乎太和元氣本來俱天心見後安閒甚何處春風不是吾

聯拆先天八卦圖

一爻初畫兩儀生從此三加卦體成盡解斷連看卦象誰將分合辨爻情擬爻須向連時會逐卦方於斷處明但識圖成十四畫先天無恙是羲經

河圖

龍馬初生迥不羣開天妙道具旋紋生成數衍團圍體奇耦形連活潑文位置乾坤藏浩漠包含造化在氤氳若還未解河圖祕請與龜書較合分

洛書

試把龍圖辨異同獨將九數演宗風盡疑體段多藏伏誰解方隅識會通合處既無分處有存時雖少用時窮若言書數終於九請看周圍對待中

